**为黄宝生做的《梵汉对勘维摩经》纠谬**

韩廷杰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《梵汉佛经对勘丛书》，黄宝生急功近利，一马当先，一年之内连出三本书，速度可谓惊人。近读《梵汉对勘维摩诘所说经》，觉得问题不少。

《维摩经》是一部重要佛经，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七个汉译本，现存三个，即三国时期的支谦译本、姚秦时期的罗什译本和唐玄奘译本，除汉、藏译本以外，还有英译本、德译本、日译本等，英译本有五家之多。

中国佛经翻译史，分为古译、旧译、新译和衰落四个时期，现存的《维摩经》三个汉译本的译者，正好是前三期的代表人物。如果抓住《维摩经》，探讨三个时期的译经特点，能写一篇很好的文章，可惜黄宝生的序言没有涉及这个问题。黄的分段基本采用日本人的，除译文外，还有注解，如比丘、三宝、罗汉等都加注，我认为实在是没必要，这种注即使是居士中的老头老太太也用不着，浅到这种程度，就没意义了。这套丛书的主要价值是梵本的现代汉译，然而某些译文值得商榷，某些难点显然是译自网上的英译本。现在逐页提出，以便于和黄宝生及其他同行商榷。

第3页namaḥ sarvabuddhabodhisatvebhyaḥ 应当译为：向一切佛和菩萨顶礼。人最高贵的是头，最低下的是脚，用我最高贵的头顶你最低下的足，这是对你的最大尊重。佛教徒对佛菩萨应当用最高礼节。所以namaḥ应当译为“顶礼”。黄宝生译为“致敬”欠妥。

佛教徒认为，经是佛说的，这句话显然不是佛说，佛不可能向自己顶礼，更不能向菩萨顶礼。这句话是抄手加的，可译可不译，支谦、罗什、玄奘都没译，他们这样作是对的。如果翻译，应当说明，黄宝生没加任何说明，显然是不了解这种情况。

ekasmin samaye（一时），现存的三个汉译本都有这两个字，唯独黄的现代汉译没有，显然是漏译。

Viharati sma（住），黄的“今译”用了两次，即“曾经住在”和“同住”。“同住”一词欠妥，应当删除。

saṃgha一词有“众”的意思，也有“僧团”的意思，现存的三个汉译本都译为“众”，这是对的，黄的“今译”译为“僧团”就错了，因为一个寺庙的常住组成一个固定的僧团，这里描述的比丘是从各地赶来听佛说法，之后再赶回各自的寺庙，不是固定僧团。

第4页kṣīṇāśravair niḥkleśair应当译为“漏尽无烦恼”，黄译为“灭尽烦恼，清除污染”，显然不对，“漏”是佛教术语。黄宝生的译文随意改动佛教术语的现象非常严重，除“漏”以外，以后还有数例。其译文“清除污染”，显然译自英译本free from impurities。parikṣīṇabhavasaṃyojanaiḥ 应当译为“断除有的束缚”，《维摩经》属于中观理论体系，强调“万法皆空”，“破除有”就意味着“空”。黄译为“断除生死束缚”，肯定错了。“断除生死”就是涅槃，阿罗汉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，还存在五大缺点，这就是“大天五事”。阿罗汉有广义、狭义之分，一般指狭义。即低于菩萨的一个修行果位，如果罗汉已达佛教修行的最高目标涅槃，为什么还要继续修行成菩萨成佛呢？

sarvacetovaśiparamapāramiprāptaiḥ 译为“全心自在，到达殊胜的彼岸”，顺理成章，sarva是全，ceto是心，vaśi是自在，parama是殊胜，pārami与pāramitā同义，是彼岸，这个词《梵英字典》没收，因为是佛教术语，作为佛教术语只能翻译为“彼岸”。prāptaiḥ是到达。黄译为“彻底控制一切思想”显然是译自英译本They had obtained the supreme perfection of being complete masters of their thoughts。

第5页，parapravādin罗什和玄奘都译为“外道”，这是对的，黄译为“外道邪说”就不对了，这里没有“邪说”的意思。

第6页parṣad有“大众”的意思，也有“集会”的意思，这里应译为“大众”。黄把这两个意思都用上，译为“大众集会”就不对了。而且，“征服一切大众集会”，此话不通。梵文一词多义的情况很多，我们只能根据上下文选一个合适的意思，并不是出自《梵和辞典》就一定正确。《梵和辞典》的优点是根据佛经而编，缺点是译经师翻得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词，本辞典照用，所以有时要查《梵英辞典》。如bhūta这个词，基本意思是存在、成为、是等，《梵和辞典》则注为“真”，这是引申意思。第10页的mañjuśriyā ca kumārabhūtena罗什意译为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，这里是按“成为”、“是”译的，黄则据《梵和辞典》译为“真”，欠妥。

Vāsanā一词应当译为“习气”，即种子，黄译为“熏习”欠妥。因为“熏习”是动词，“习气”是名词。罗什译为“余习”，玄奘译为“见习”，都是按名词翻译的。

Sārthavāha应当译为“导师”，黄译为“商主”，显然是译自英译本的leader of caravans。

Āgati只有“来”的意思，罗什善用意译，不拘泥于文字，译为“往来”，英译本译为coming and going，黄译为“来去”，显然是译自英译本。

saṃcintyabhavagatyupapattisaṃdarśayitṛbhiḥ玄奘译为“常思示现诸有趣生”，黄译为“又自愿受生，示现生死轮回道”，离原文太远了。如果翻译文学作品，可以这样灵活，翻译佛经，应当力求准确。Bhavagatyupapatti（诸有趣生）中的“诸有”是指三有，即三界：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“趣”是指六趣，亦称六道：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。

第7页“无生法忍”是佛教术语，佛教真谛不承认“生”，正如《中论》卷一《观因缘品》所说：“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知无生。”所以“无生”是佛教正法。黄宝生把“忍”字解释为“忍受”，这是极大的错误，同样的错误还发生在第5页至第6页“能够忍受无所得和无生法”。对佛教正法怎能说“忍受”呢？忍辱的时候可以解释为“忍受”。“忍”有三义：（一）忍受，（二）认可，（三）证悟并安住。这里用第三义，即证悟并安住于“无生”这种正法，“安住”即坚信不疑而不退转。同样一个词，在不同地方有不同解释，这种情况多得很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要闹出笑话。

如前所述，“无生法忍”是固定的佛教术语，但罗什和玄奘都译为“不起法忍”。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至宋近千年，佛教术语以及人名、地名、佛菩萨名等的流行词逐步形成，如世尊原译众佑，受蕴原译痛痒等，不同时期的流行词各不相同，玄奘以前本词的流行词是“不起法忍”，以后改为“无生法忍”。

流行词与是否准确无关，如avalokiteśvara，罗什意译为“观世音”，玄奘直译为“观自在”，玄奘的翻译更准确，但观世音更流行。又如大势至菩萨，罗什、玄奘都译为“得大势”，说明当时流行，黄宝生也这样译，这就不对了，译文应当体现时代特征。如地名吠舍离，黄译维舍离，亦欠妥。

第13页parigṛhītais tai śchatrair bhagavantam abhicchādayati sma应当译为：各以手持的华盖遮覆世尊。黄译为“献上各人手持的华盖”，显然不对，按此翻译，世尊应为为格，但这里是业格；华盖应为业格，但这里是具格。动词abhicchādayati只有“遮覆”的意思，没有“献”的意思，罗什译为“供养”，玄奘译为“奉上”，都是意译，支谦译为“覆”是对的。黄的翻译既不符合语法，又不符合词义，显然是抄自英译本：they each offered him their parasols。

第15页漏译taḍāgāni（池沼）和 kunadyaḥ（小河）。

第16页sthita，玄奘译为“默然而住”是对的，黄宝生据英译本译为“侍立一旁”，英译如下：stood to one side，梵本原文没有“一旁”的意思。

第20页amṛta支谦、罗什和玄奘都译为“甘露”，这是对的。黄宝生据英译本的immortality译为“不死”是严重错误，因为这种翻译违背佛教的三法印之一“诸行无常”，有生必有死。

第26页的第13颂sthale sthitam应当译为“安住地面”，“安住”这个词在佛经里经常出现，意思是不退转。这里是赞颂菩萨已经度过苦海，到达彼岸，不再退转。黄宝生莫名其妙地译为“脚踏实地”，和梵文一点边不沾，显然是对英译本的误译，英译本如下：standing on firm ground。

第14颂的梵文jale和ruhaṃ是两个词，应当分开，不应当连在一起。

第28页anuttarāyāṃ samyaksaṃbodhau是佛教术语，或者音译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或者意译为无上正等觉，这两种翻译都对，黄宝生把音译和意译混合使用，译为“无上正等菩提”就不对了。形成固定术语后，就不能更改了。

第36页nidhyapti应当译为“正思”，黄译为“深思”不对，因为下文讲到“正行”，都是八正道的内容。不准确的地方还有很多，如第5行漏译呼格舍利弗，第9行漏译因为（hi），第40页把“此时”（tasmin samaye）译为“随即”，第41页把“在此”（tatra）译为“此时”等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。

第43页的注②，黄宝生把“诸行无常”的“行”解释为“业行”，又犯了一个大错误。如前所述，同样一个词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，三法印的“行”和十二因缘的“行”，完全是两回事。三法印的“行”是迁流变化，因为有为法有生、住、异、灭四大特征，所以罗什和玄奘都意译为“有为法皆悉无常”。十二因缘的“行”是行为，即身、口、意三业。黄宝生张冠李戴，把十二因缘的“行”安在三法印头上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连这些基础知识都不具备，要搞好翻译根本不可能。隋代彦琮的《辨正论》提出八备十条，认为译经师要具备一定条件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通晓大小乘。

《维摩经》共十二品，我只看一品，就挑出这么多毛病，如果把黄宝生最近出的三本书都看一遍，为其纠谬能写一本书。古代译经有译场，我们应当借鉴这种方式，一个人翻一个人校。如果是一个人作，也要放一段时间，再检查一遍。像黄宝生这样赶速度，很难出精品。

欢迎回应。

刚晓说明：本文韩老师投给了我，后来在《广东佛教》上先登了出来，应韩老师要求给放在这里。